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
第二十三回 尋花公子屬意還珠 掃墓佳人傷心淚草

話說寶玉叫焙茗去傳蔣琪官，焙茗答應了出去，心上計較，怕寶玉又要親近這班人，上頭查出來自己干連在內。想上年二爺走失了，我不過一時沒留心，不算什麼過犯，立逼著在我身上還出一個二爺來，帶累吃了這場苦。如今還敢搗了二爺的木柁亂動一動嗎？一時拿定主意，儘管自去玩他的。停了一會，捏個謊回報寶玉，只說去的人回來了，琪官不在家。現留著話，叫他一回家就來見二爺。寶玉沒法兒，只得由他。百忙裡到甄老爺宅子裡，並薛姨媽家、東府裡各處去走了一趟。回來又盤算到南邊去的人，這幾天也該起身回來了。心頭曠碌不定，倒覺日子容易過去，把題名奪錦的心腸反丟開了。轉瞬到了放榜之日，寶玉又高中第七名進士。賈母、王夫人都喜笑顏開，親朋道喜請酒。寶玉瓊林赴宴，拜座師、會同年種種忙亂自不必說。

這一天，寶玉才出門回來，在賈母處看寶玉和姊妹們耍牌，覺背後有人扯了他一把，回過頭來見秋紋站著與他扭了一嘴，寶玉會意，便趁著眾人不留心，扯了秋紋走到外面。秋紋道：

「焙茗叫老婆子來請二爺出去，說有人要見二爺，不用換衣服。」寶玉連忙趕到垂花門首，見焙茗還站著，寶玉問：「是誰？」原來前日寶玉吩咐焙茗去叫蔣琪官，焙茗並沒去叫，只是支吾的話。寶玉因連日事忙，也不催問。今蔣琪官自來與寶玉道喜，門上告訴焙茗，只得來回寶玉道：「蔣琪官來了，現在門房裡。」寶玉聽了喜出望外，即叫招他進來，自己跟了焙茗出去在花廳裡站著等他。焙茗便到門房裡引了琪官到夢坡齋書廳內。

這書廳就是從前賈政痛打寶玉之處，焙茗有意引到此間，欲寶玉觸目驚心，疏遠蔣琪官之意。焙茗安頓了琪官，來請寶玉。蔣琪官恐怕寶玉見罪，未免膽寒，見了寶玉便跪下道：「一來與二爺叩喜，二來負荊。」寶玉忙把琪官拉起，蔣琪官見寶玉相待光景依然舊時情分，毫無見怪之意，便隨寶玉走進套間裡。命琪官一同坐下，蔣琪官未曾開口，寶玉先笑道：「這件事你別放在心上，如今和你商量一句話，就為你娶這一個是老太太賞我的人，你可送還了我，底下在我身上給你圓全一頭好親事如何？」蔣琪官聽了發怔道：「二爺還不知後來的事麼？」寶玉著急問道：「後來便怎麼樣？」蔣琪官就把這一天娶親到門拜堂後，適值王府來傳，伺候了三天才得回家，看見茜香羅汗巾，問明來由，就把新人送回娘家的話告訴一遍，又致了許多不安。寶玉才明白這件事，心裡倒感激琪官，便道：「難得你這樣義氣，不枉先前相好一場。我總知道的，就只太委曲耽誤你了。」蔣琪官笑道：「二爺說到這句話，委曲不止這一遭兒呢？」寶玉問道：「還有什麼委曲呢？」蔣琪官道：「我頭裡定過一家親事，女兒已經允許的了。到定聘的一天，不知為什麼忽然翻悔，把禮物原盤送回，所以又定花家這頭親事。」

娶過門來，也落了空。後來聽見說起，先前定的這位姑娘，也是府裡出去的。」寶玉道：「這件事我越發摸不著了。既有這些緣故，等我查問確實，包管叫先定那一個人配給你，也算還了我一件心事。」蔣琪官聽了點頭答應，又打千，謝了寶玉，說些別後的事情就告辭走了。

寶玉聽了剛才的話，要向麝月細問，連忙回到自己屋裡。

聽見麝月正在那裡和秋紋吵嘴，兩個人都漲紅了臉站著。寶玉向問情由，麝月便道：「剛才平姑娘那裡打發小紅來問，說二奶奶屋裡的自鳴鐘壞了，問我們有要修的一搭兒拿去。不是我們這個勞什子也不准了，好多時沒有裝，放在書櫃■子上頭。」

我開了■扇子拿自鳴鐘，記起二爺拿回來那面鏡子，瞧一瞧袱子散開，鏡子不在裡頭，還是二爺藏過了？拿去還給人家了？」寶玉著急道：「正是你提起這件東西，這幾天我竟混忘了。」

拿去還人家，不包袱子去的嗎？」麝月、秋紋兩個人聽了，彼此瞪著眼，便叫老婆子、小丫頭來查問，都說：「這屋子裡頭放的東西，不是姑娘們發放出來，我們那一個敢動呢？」秋紋想了一想道：「不是二爺那一晚照的時候鶯兒在他屋子裡還沒睡著，別他聽見鏡子裡照見寶姑娘的話，悄默聲兒拿了去？快問他一聲。」麝月道：「罷，罷！鶯兒也未必來拿，他近來火氣大，你不見他一動就給二爺臉子瞧？我不去碰他這個釘子。」

「寶玉道：「白去問一聲兒怕什麼呢？」麝月便推秋紋去問，秋紋問了回來說：「鶯兒並沒有動。」寶玉心裡焦躁，急的跺腳道：「那是我自己不好，早早拿去還了張道士就是了。這件東西不是銀錢買得來的，如今叫我拿什麼還他呢？」正在吵嚷，探春、惜春兩個進來聽見，探春便問：「何事？」麝月料不能瞞，就把寶玉在清虛觀拿回鏡子一面放在櫃■子裡頭不見了的話說明，只不講出照見寶姑娘的情由。探春道：「這又奇了，為什麼別的房子裡沒聽見失東西，就是你們這裡，先前在園子裡頭二哥哥不見了玉，後來連寶姊姊的金鎖也沒了，如今又鬧出這些事來，我看總有個不要臉的混在裡頭，偷偷摸摸。須得回明太太，叫二奶奶來查究才好呢。」寶玉道：「這件東西又不好玩兒，就拿去變賣也沒人識他，不值幾個錢，那一個偷了去，簡截拿來還在原地方就是了，省去回太太，鬧什麼呢？」

惜春便道：「三姊姊說二哥哥屋裡常失東西，其實並沒有人來，偷去的肯遠遠的送到人跡不到的荒山裡去撩呢？如今這面鏡子既沒處找，也可不用再尋，那鏡子主兒未必來要的了。」探春聽了便知惜春話裡藏機，再沒言語。寶玉亦有所悟，就去開手了，兄妹三人談敘一會走散。

麝月、秋紋總不放心，還是東找西查，那裡查得出來！不多時琥珀來叫寶玉過去。吃了飯回來，寶玉便問麝月道：「襲人嫁到蔣家，蔣琪官就把他退送回來，這件事你可知道嗎？」

麝月道：「我怎麼不知道，上年年底裡太太還打發人去叫過來，說是病著沒有進來。」寶玉道：「後來太太又去叫過沒有呢？」麝月道：「接著過年，甄寶玉來了，就要料理連二奶奶出門，家裡忙的什麼樣似的，太太那裡還提起他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先為什麼不告訴我明白呢？」說著，便把麝月拉在自己坐的杌子上道：「咱們商量，要你在太太面前提一句叫襲人進來，或者竟不用告訴太太，我悄悄的打發人去叫他，你道好不好？」麝月歎道：「我和襲人不比別一個，前幾天還打發人出去看他，說他還病著，也不是什麼大病，不過心上鬱結，懨懨纏纏的沒好。他肯進來，也進來過幾趟了，何必定要去叫呢？如今他知道林姑娘也來快了，怕未必肯進來。」寶玉道：「說到林姑娘，也在園子裡混了這幾年，大家怪好的，為什麼他怕林姑娘呢？」

「麝月微笑道：「我也不過這樣瞎猜，襲人是一個要強的人，也顧臉，只為錯走了一步，知道林姑娘嘴頭上是利害的，見了面保不定不說兩句取笑的話，他就當不起。二爺，你不知道，我們做女孩兒的，雖然是丫頭，比不得千金小姐的身分，也常聽見鼓兒詞上說的什麼另抱琵琶，又是什麼潑水難收，想起他的錯處，臉上下得來嗎？」寶玉道：「今兒我見過蔣琪官，聽他說襲人過去還沒同炕。蔣琪官知他是我的屋裡人，就送回花自芳家裡，不過到蔣家去白走了這一趟，也算不了什麼。」麝月聽了嗤的一笑，停了半晌道：「我告訴二爺，咱們府裡，我看見出去的人就記不清。若說配給小子，應該進來服役當差不用說了，就是娘家贖身出去許配人家的，他感念老太太、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的恩典常進來請安走走的人，何嘗少呢！只為襲人與別一個不同，蒙太太的抬舉，又和你好，他既然走錯了路，索性嫁了蔣琪官倒也罷了。如今有人知道的呢，說是蔣琪官的好意，不知道的還要添些混帳話出來，說是鈍貨，害得他青不青藍不藍，算什麼呢？二爺走了，襲人的眼淚明裡暗裡不知淌了多少。如今二爺回來了，襲人在家裡，二爺倒替他想想，難道他不願意進來見見二爺嗎？二爺既是不怪他要他進來，別一時性急，總得盤算一個長局，等林姑娘來說明了再叫他進來才妥當。我知道襲人別處是不去的了，還怕他飛上天去？我先前沒有告訴你明白，就怕你急巴巴要他進來，倒把這件事弄壞了。」

「寶玉聽了點點頭。秋紋在那邊屋子裡聽他們講得厭煩了，便走出來道：「你們也講的有時候了，請麝月姑娘歇歇罷。」麝月道：「我同二爺講話，礙著你的筋疼？」秋紋笑道：「這會兒襲人不肯進來，二爺當緊，何不就叫麝月權替著襲人呢？」

麝月便起身來要打秋紋的嘴，說：「我饒了你也算不得。」寶玉笑著來廝羅他們。秋紋又道：「你那一樣不如襲人？二爺權把你當了他好多著呢。」當下麝月、秋紋頑罷了，各自坐下，把髮髻理了一理。秋紋笑道：「頭裡瞧二爺病好了這幾個月不理我們，竟像屋子裡這一班人統可以攆的了。那時候二爺出去做了和尚，咱們也像襲人都走了，二爺回來叫誰伺候呢？」麝月道：「扯臊，短了你二爺就沒人伺候了！」寶玉道：「你們統走了，我還一個個叫你們回來。」麝月、秋紋一面整理寶玉的衾枕，服事安歇。

次日起來，寶玉往賈母、王夫人處請了安，到鳳姐屋裡坐了一會出來，正遇見林之孝家的進去回話。寶玉便拉住了，叫聲「林嫂子，我問你一件事。上年咱們家裡出去的丫頭，到底是那一家許配了人後來又翻悔了，你去查問明白了告訴我。」林之孝家的笑道：「咱這邊同東府裡一年出去的姑娘們少算些也有二三十個，沒頭沒腦的叫去問誰呢？二爺吩咐，只好留心慢慢去查訪，一時性急不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留心問去罷。」說著自往園子裡找探春姊妹們玩笑去了。林之孝家的因要辦的正經事料理不開，知道寶玉的話沒有頭路，那裡放在心上。進去回了鳳姐的話，半晌出來，把這件事就撩開了。

鳳姐和尤氏鎮日料理寶玉完婚之事，又有報喜開賀這些夾在裡頭，真是忙上添忙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因有賈母這一宗墊項，手頭寬裕，賈璉安心在外應酬，裡邊鳳姐打起精神辦事，趁空兒還要陪賈母抹一會牌，專等南邊送親到來。榮府之事，暫且按下。

講到黛玉家裡諸事齊備，黛玉靜坐閨中，惟與紫鵲閒話消遣。這年是閏三月，清明節氣較遲。想起父母早故，零丁孤單，做了一個女孩子不能承承宗祀，幸上年回家趕上送葬大事，如今遠嫁到京，連墳墓上不得時常去看看，雖則舅舅家祖基亦在南邊，現有田房產業，但近依畿輔，世受國恩，若說回到原籍來有什麼好處？趙太后愛女遠嫁，持踵祝其勿返，我亦明大義，自然不敢動回南的念頭，今年清明節必得到墓前祭掃哭別一番。主意已定，看看到了寒食，上一天半夜裡下起濛濛細雨，到天明晴了起來，推開窗子，見院子裡滿地綠苔帶潤，樹上未謝的桃花飽含宿雨分外精神，那天上顏色如洗過的一般。黛玉愛這好天氣，就趁這一日要去掃墓。早飯後俱已齊備，喚了四個家人同家人媳婦。黛玉坐了大轎，紫鵲、雪雁小轎隨後，擔夫扛了條盒離了林府。

出城行來，黛玉從玻璃窗內望見花綴路旁，柳盈門上，記起儲光羲的詩「杏酪漸香鄰舍粥」，又宋祁的「簫聲吹暖賣錫天」，正是映景及時。一路上，踏青的女子聯袂而行，隱隱綠楊樹裡露出鞦韆架子，鄉村婦女挽著彩繩戲耍，沿路風景娛目。

不多時，到墳前下轎，眾家人已將祭禮擺設齊整。黛玉輕輕細步走到墓前，見已鋪好拜墊，止不住雙淚交流，跪將下去放聲大慟。拜畢猶嗚咽不已，紫鵲同家人媳婦都上前勸慰，半晌才止了哭。雪雁送過手帕子，把淚痕拭淨，然後將添種的松柏樹株，墓前後周圍看了一遍。見鬆土新添鋤除蔓草，另有墓前一叢約長一尺餘，草上生成的斑斑點點如血染一般。四下裡並無一點微風，那兒棵草對了黛玉似有性靈，不住的輕搖淺曳起來，黛玉便彎了腰細細認他，並不識此草，只是暗暗稱奇。

紫鵲、雪雁動手燒化紙錢，家人媳婦們收了祭禮，便請黛玉上轎到墳屋裡去坐坐歇息。黛玉搖頭道：「這幾步路，我慢慢走了過去也算踏個青，應應景兒。」當下眾人圍著黛玉往墳屋裡來，管筮的女人趕先過去開了東屋門，請黛玉進去，回身取茶。這裡一個家人媳婦笑道：「盤碗茶葉都現成，知道你們這裡水是清的，提一壺開水來就是了。」黛玉走進裡邊，見小小三間坐室倒也精雅，花牆外幾株垂柳間著紅桃，院內滿架朱藤，清香馥鬱。家人媳婦又去推開了後窗道：「姑娘到這裡來看遠景。」黛玉步至窗邊坐下，見遍地菜花新雨後照著日色閃閃爍爍的分外光明，遠遠望去，一帶平山堂景致，如在畫中，風帆搖曳，往來不絕。

黛玉正在憑欄凝眺，那管筮的女人已攜上水來，家人媳婦接過把帶來茗具泡上旗槍，又整備幾色點心送上。黛玉一面喝茶，便叫住那管筮女人問道：「老爺、太太墓前後的青草，當春容易發生，該隨時留心除淨。才看見墓前留這一叢是什麼意思？」那女人答道：「這是有個緣故，一個月前頭有個小和尚來在墓前哭了一場，我男人到府裡去稟過的。不料那小和尚哭的眼淚滴在草上，那草就顯出這樣顏色來，雨也淋不淨。姑娘看見草上不是像血點樣的嗎？我們鄉里人見的草也多，沒見過這一種草，定是哭的眼淚點成的。因想起那小和尚不是仙家變化來的，就是返老還童有德行的高僧。我家男人所以單留這一叢不敢鋤棄他。」黛玉聽了，怔怔的想道：「那小和尚非寶玉是誰？怎麼哭的這樣傷心？連草上都染成血點，也太苦了。」呆了半晌，對那女人道：「你們這樣說，想起來的是仙人遺蹟，當真鋤棄不得，我也希罕這種草，要分掘一半去，留他一半讓他長髮罷。」那女人答應，連忙要去掘草。黛玉便叫紫鵲向他們借了一件小小鐵器：「自去動手，帶著些泥土掘來，別損壞了根。」紫鵲會意，便回到塚前，約分了一半，連土掘起送與黛玉看了。」黛玉點點頭，命將根土包好帶回。當下上轎，一徑回府，黛玉先到孀母處講些鄉間野景，坐了一會才到自己屋裡。紫鵲就去找了一個羊脂白玉盆把草栽上，灌了些水。黛玉又端詳了一會，天色已晚。當夜無話，清晨起來，梳洗才畢，就去玩弄那盆草兒，又添了無數傷心。這裡雪雁屈指吉期已近，便對紫鵲道：「姑娘京裡帶出來的東西，回家來住了幾時，都又翻騰過的，如今還得過一遍手，姊姊來幫幫我。」紫鵲笑道：「你不記得那時候我正病著，都是你拾掇的，我連手也沒沾一沾，眼也沒瞧一瞧，這會子倒像沒處插手似的。好妹妹，我勞你一個人經手了罷。」雪雁道：「你不肯來幫我也罷。」說著一面動手笑道：「就是這幾件東西，先前替姑娘收拾厭煩得什麼樣似的，今兒動起手內像輕快了許多。」紫鵲忙喝道：「悄悄裡罷，別教姑娘聽見了。」黛玉聽他們講話，只是支頭默坐。

紫鵲忽然想起這幅小照，站起身來在自己箱子裡找出來，送還黛玉道：「畫兒帶回來了，還沒告訴姑娘。姑娘看看，也叫雪雁收拾在書畫箱裡。」黛玉道：「我也忘了。」說著接過，展開見上面題有詩句，細細咀嚼了一會，認得是惜春筆跡，還有落款，便問紫鵲道：「四姑娘題詩可是在甄家送信之前，還是在後？」紫鵲道：「就是這一天得信的，四姑娘題詩的時候甄寶玉還沒有到呢。姑娘們都在大奶奶屋裡，先是四姑娘高興，三姑娘說題得的，後來四姑娘寫上的。姑娘看四姑娘題的好不好？」黛玉點頭暗想，惜春已有先覺之明，差不多功程圓滿的時候了。雖然詞句裡有些獎借，早把我終身料定，萬不是寶玉這樣死活把人拖下紅塵。四姑娘與妙玉同我結定松、竹、梅歲寒三友了。黛玉想了想，把小照遞與紫鵲道：「替我把這幅大士像也收下來，一搭兒放好在畫箱裡，我還去供呢。」黛玉這邊的話，且按下不表。

林府得信，北靜王因有朝政，不便遠行，命長史官帶同榮府總管押送禮儀。路程■遠，除表禮外，一切水禮都到南邊備辦。差官將次抵揚，林府差了四名體面家人迎出百里之外，投帖請安，一同來到碼頭停泊，地方官親往拜謁。這裡早已邀請出仕過的二三品頂帶親戚迎接差官，大門外兩旁紮了吹鼓彩亭，裡邊東西院廳房二十餘處結彩懸燈陳設華麗，預備安頓差官及新親一眾人等，不用另備公館。

這裡榮府家人備齊水禮，將盤盒裝設定當，用朱紅描金迴鸞翔鳳禮單開寫的：鳳冠一品，翠翹雙額補服四襲，宮帶全圍■四披，朝裙四褶，金玉珠翠首飾一百六十件，緞綢紗綾二百四十匹，單夾棉皮四季衣服三百四十套，吉羊二十四腔，福酒二十四壇，枝、圓、鬆、榛各色細果六十四盤，還有聘金、禮金並種種禮儀，單上自然分款，寫得滿滿的，話休繁瑣。

王府差官坐了轎，升炮吹打，從碼頭上迎進林府。開筵款待，名班唱戲。這裡家人將禮目送進內廳，太太過了目，便送到黛玉處。紫鵲接過展開呈上，黛玉就在紫鵲手裡把眼略睜了一睜，紫鵲便折疊放在一旁。接著管家媳婦同老婆子們七手八腳的把首飾、綢緞、衣服等物連盤送進院裡來，交付紫鵲、雪雁照單檢收，說：「喜果六十四盤，太太已留在那裡，替另買了一千多斤，籠總打包停當下船，備著到那裡使用。」紫鵲和雪雁一一收拾明白，開了單子，裝好箱子，記明號數，陸續發下船去。包勇托林府家人回明，發了自己的行李，帶了鴛鴦劍先到船中照應。

這日女眷都已到齊，內外三班戲文，正廳上只請幾位大老鄉紳同揚州府、江都、甘泉兩縣陪宴王府長官，花廳內親友坐席看戲。女眷們也有戲酒，是一班小簧腔在內院伺候。還買了蘇州一班女清音，要陪送到榮府去的，先叫他們在堂樓下試演，奶奶、姑娘們愛清靜的，自去聽清音十番，也有席面。

這裡黛玉早已妝飾得天仙似的，等丫環、媳婦們來請，珠圍翠繞擁到那邊，與眾親戚序次見禮。黛玉的孀母一一指點輩分長幼稱呼，內中也有見過的、沒見過的。因黛玉在榮府住了多年，未免生疏，便少淡洽，且現在妝新自與平日起居不同。

見禮後各自坐定，戲文開場，演的是《滿堂福》。晚上席散，黛玉自回房來，不能在彼酬應。

接連宴客三日。早已僱定大小沙飛、滿江橫、牡丹頭共三十餘號，一應妝奩、粗細什物、箱籠行李並需用器皿伙食各編字號，發運下船，分派家人管理，各有職司。到了啟行吉日，排開林府執事掌號，細樂數班，眾丫環、媳婦伺候黛玉拜別祠堂，又拜辭孀母，坐上彩輿，紫鵑、雪雁坐轎隨後。滿城文武官員俱至碼頭候送，林府家人站立兩旁回帖阻步請安。看的人塞街填巷，挨擠不開。一時黛玉的孀母同女眷們坐轎下船，帶了公子與黛玉同坐一舟。男女各分船隻，船上一色扯起奉旨完姻黃旗，送親的船上各扯自己官銜旗號。三聲炮響，起碇開船，各船頭上鑼聲響應震天，一號一號的都挨次開出去了。未知送親船隻行到何處才回，路上有無事故，再看下回分解。